

淞 沪 之 战

肖诗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淞沪之战

肖诗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淞沪之战

肖诗斌 著

责任编辑:赵国泰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刘文度 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插图:许明康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武汉第二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6 印张 14.5

版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40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ISBN 7—5354—1503—2/I·1208

定价:20.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近照

序

王重农

发生于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前四个月的“九·一八”事件中，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压迫下，张学良的二十五万精锐部队被日本关东军的区区一万之众赶出了东三省，这片富饶美丽的黑土地惨遭日寇铁蹄的践踏，中华民族蒙上了奇耻大辱。当骄横一世的日本人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妄图进一步吞食中国的领土时，以蒋光鼐、蔡廷锴将军为代表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抗击，他们顶住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当权者的倒行逆施和威胁恐吓，在上海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与日军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使日军伤亡逾万，损失惨重，不得不先后四次增兵，三易司令。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对日抗战的信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硝烟虽然已散去大半个世纪了，但是，华夏子孙永远不会忘记当年那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我们的民族筑就钢铁长城的英烈们，世世代代都将对他们保持一种深深的敬意。我省作家肖诗斌同志，就是怀着这样一种深深的敬意，用了几年的时间，个人耗资数万元，四下沪宁反复考察，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真挚的情感，完成了这部描写“一·二八”淞沪抗战英雄业绩的长篇小说《淞沪之战》。

读完本书清样,确实感到作品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感人的艺术魅力。首先,作品于平实流畅的描述之中,展示出“一·二八”淞沪抗战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者善于把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和权力斗争有条不紊地展示出来,并有机地构成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它的发展逻辑,从而使读者能够比一般教科书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意义。其次,作者在客观地理解和表述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情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为一己私利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的极端憎恶,对十九路军爱国将士的献身精神和浩然正气的倾心颂扬,对每一次对日作战胜利的热烈欢呼,使全篇作品处处激荡着一种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并深深地感动了读者。第三,作品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本性的深刻揭露,对旧中国贫穷落后遭致欺凌和挨打的沉痛感悟,都具有深沉的历史反思意味。第四,作品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作者不是从概念而是从每个人的“社会存在”挖掘他的思想依据和性格逻辑,从而使这些人物形象更真实和丰满。

历史走到了今天,它的身后,确实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深入地开掘、真实地反映历史,使历史为现实的发展提供智慧和正义,这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文学工作者的责任。肖诗斌同志和他的《淞沪之战》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我们相信这本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期望作者能在今后的创作中取得更多的成果。

1997.8.18 于水果湖

谨以此书纪念在一·二八中日淞沪之战中
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奋勇杀敌而壮烈牺牲的无名
英雄们

上 卷

第 一 章

1

早晨的太阳驱散了日本东海岸淡薄的雾霭，阳光逐渐廓清了松本市郊风景秀美的山麓。

松林环绕的黑姬山庄显得那样静谧。在古朴的温泉别墅里，头发灰白、放浪形骸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端坐在榻榻米席铺上。席铺上放着一张镂刻着二龙戏珠花纹的精美的茶几。他一边品茶，一边像观赏一件艺术珍品一样盯着里间席铺上作慵懒翻身的女儿。

好一会，川岛才轻声喊道：

“芳子，你该起来了。”

芳子轻轻掀开毛毯，慢慢坐起来。她用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随便理了一下蓬松的乌发，站起来，一边伸展她那裸露的、莲藕一般雪白的四肢，一边趿着拖鞋向盥洗间走去。

一会儿，焕然一新的芳子身穿白底红花的鲜艳和服，带着一缕清香，轻盈地来到和式餐厅。川岛浪速像闻到鱼腥气的馋猫一样勾着腰跟了进来。一双深陷的老眼上下打量着身段婀娜、美艳惊人的芳子。

芳子不觉柳眉微蹙，斜睨着一对漂亮的杏眼小声埋怨道：

“爸爸，请你不要老是贪婪地瞅着我。我今年才二十五岁，可你，已经六十三岁了！”

满头白发的福子夫人板着面孔端上了早点。这时，书房里骤

然响起了电话铃声，芳子快步走进书房，川岛浪速也像尾巴一样跟在她的身后。

“……啊，是你！岩原君，你好。我是芳子……什么？有重要任务……立即赶到参谋本部！嗯……哈依！”

电话已经挂断了。由于一时激动，芳子握着话筒的手还在微微发颤。她慢慢放下话筒，侧过身来，含着泪花望着贴在身旁窃听的川岛，兴奋地说道：

“爸爸，参谋本部要我立即赶到东京，我又有新的任务了！我……就要走了！”

“芳子，我早就知道你焦急地盼望着这一天了。爸爸为你高兴啊！”川岛一副毛驴般的丑脸忽然阴暗下来，又无限伤感地说道：“唉，爸爸年老多病，不中用了。今生今世，我再不能到支那片神奇而又诱人的地方去了！”

芳子不愿再听川岛像念经一般地啰嗦下去。她轻快地回到自己的卧室，在梳妆台前犹豫片刻，便开始往她那娇媚的脸蛋上薄施脂粉，往她那乌黑的秀发上浓涂发蜡，同时又往紧身的小衣上淡洒香水。

川岛浪速仍像影子一般跟在她的身旁，掉了门牙的嘴巴不住地喃喃着：

“芳子，我虽然不知道参谋本部将交给你什么样的重要任务，但爸爸想象得到，那任务，也许将会和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一样的伟大辉煌，也许与九·一八^①之夜奉天城的枪声一样的惊天动地。爸爸真高兴啊！你已经成了我们大日本帝国杰出的间谍人才。我欣喜你已经名副其实地受到了参谋本部的重用。爸

^① 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在距沈阳七公里半的村落柳条湖自行爆炸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发起了突然进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历史上也称柳条湖事变。

爸希望你好好地干，千万不要辜负了你父亲肃亲王的遗愿和我多年对你的培养教育。另外，你出去了不要想家，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打长途电话回来。你知道，我在军界有许多熟人，像白川、多田、福岛……都是爸爸的朋友，我会为你不遗余力地奔走周旋的……”

平日，芳子并不喜欢穿日本和服。今天，她更想给日本军方一种全新的印象：具有清王室高贵血统的川岛芳子绝不是日本艺妓式的间谍！

芳子试着穿了好几套便服都不中意，最后终于选定了一套马裤式西服。她把裤脚塞进长筒马靴里，俨然像个风流潇洒的年青美男子。

不一刻，芳子拎着精巧的手提箱又来到和式餐厅。餐桌上的早点还在飘散热气，福子夫人依然面无表情地望着她的这位即将出门远行的妖冶女儿。芳子在她的面前放下手提箱，接着弯腰施礼：

“妈妈，我要走了。”

福子夫人无动于衷。

川岛赶紧凑上前来说道：“芳子，你还是吃了上路吧！”

芳子回过身来，双手扶膝，躬身道：“不用了。爸爸，请你多多保重！”

由长野县松本市乘火车到东京，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下午两点钟，芳子准时坐上了日本间谍岩原一夫前来接站的汽车。

汽车一直开进了警卫森严的参谋本部。值星副官一直把芳子引到本部次官福岛安正中将的办公室门口。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四面墙壁上挂满了中国地图和中国分省地形图。办公室当中有一圈简易沙发和茶几。身材矮胖的福岛安正正在窗前的宽大办公桌上审阅密件。见芳子进

来，他连忙摘下眼镜，迎上前来，喜滋滋握住芳子的小手。

“啊，芳子，你辛苦了！”

“叔叔辛苦了！”

“你爸爸还好么？”

“很好。”

勤务兵把两杯清茶放到茶几上又退了出去。福岛安正仍旧握着芳子白嫩的小手，两只死鱼眼猎奇般地盯着芳子那妩媚诱人的脸蛋。慢慢地，福岛的目光从芳子的脸蛋上又移向她那丰隆的胸脯，又专注到她那双摄人魂魄的眼睛上。过去，芳子在女子中学读书的时候，福岛还是在他的好友川岛浪速的家里把她搂在膝盖上抚弄过，想不到如今，芳子已经大变了。眼前这位出身于中国清王朝贵胄的公主果然名不虚传，成了日本军界盛传的绝色美人。

好一会，福岛才压抑住淫邪的遐思，抚着芳子的肩头，把她让到沙发上紧挨着自己坐了下来。他一边揉搓着芳子的小手，一边夸道：

“芳子，三年前，由于你成功地刺探到了张作霖从北平返回奉天的准确时间，使我们一举除掉了帝国军方实施满蒙谋略的心腹之患。军部对你的杰出才智和非凡胆略非常满意！”

“叔叔，为了实现父辈们的宏愿，尽早复辟我满清王朝，同时报答帝国军方对我的苦心栽培，那点小事，实在是我应该做的。”芳子说得十分平淡，但内心里却异常激动。

“很好。”福岛赞赏地拍着芳子的肩膀，想到芳子如痴如狂的复辟之梦，又感叹道：“当年，你父王组织的那次东蒙义军起义，仅仅因为日本内阁元老派的保守，把我们派往那里的军事顾问和作战部队撤回而夭折了……实在可惜！我想，如果你父王健在，看到满洲目前崭新的局势，那该有多好啊！”

提起东蒙义军的那次起义，芳子很快就想到了，那是一九一

六年，她的父亲肃亲王倾家荡产、和义父川岛浪速一起组织东蒙勤王巴布扎布的义军举行为复辟清王朝的起义，被军阀张作霖所扑灭。她的那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公爹巴布扎布兵败西林，为张作霖所杀。她的父王也从此一蹶不振。今天，参谋本部急电相召，很可能将由福岛安正中将直接向她布置新的重大任务，芳子的心里，又燃起了仇杀和复辟的强烈欲火。

福岛观察着芳子脸上表情的变化，那双死鱼眼里渐渐露出了一丝希冀的幽光，站起来，正视着芳子认真地说道：

“芳子，你知道，年初，由于蒋介石在南京一手制造了汤山事件^①，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和中国政局的大分裂。孙科、古应芬等南方政客纷纷离京南下，串通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合反蒋。林森、邓泽如等又联名以通电的形式谴责并弹劾蒋介石。接着，汪精卫等联合桂系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而蒋介石仍旧独裁独断、一意剿共。他所调集的三十万大军在剿共战斗中不仅连遭惨败，而且，共党所组织的工潮、学潮反而愈演愈烈，弄得南京政府经济崩溃、内外交困。就在蒋介石焦头烂额、四面楚歌的时候，我们的关东军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以柳条湖事件为由，在满洲采取了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目前，关东军的刺刀正在横扫辽吉、直指黑龙江。可以说，现在，正是我们为全面实施满蒙谋略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叔叔！”芳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也站了起来，大胆地问道：“你是要我立即回到满洲去么？”

“不！”福岛的语气十分肯定，他走近办公桌，拿起桌上那份他已经读了三遍的密件回身递给芳子：“这是上海方面发回的最新情报，你看看就知道了。”

^① 汤山事件：1931年2月28日，因立法院长胡汉民激烈抨击蒋介石擅自约法，蒋介石下令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

芳子双手接过密件。原来，这只是一份电文：

东京、参谋本部福岛将军阁下：

自震惊世界的柳条湖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政局开始迅速发生变化。九·一八奉天城的枪声，固然吓跑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饭桶军，但同时也惊醒和激怒了四万万中国人。不容忽视，由于关东军在满洲的行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和抵抗呼声空前高涨，各地各种排日活动迅速蔓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已经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和相互拼死争夺权势的宁粤双方，又戴上了所谓团结、统一、救国的面具。中国政局又出现了重新组合的趋势。

九月十九日，南京方面由张继、吴铁城等致电广州，吁请和平统一。两天后，广州方面通电回应，同时提出了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由统一的会议产生新的中央政府的原则。同一天，蒋介石迫于社会舆论指责其篡权误国的强大压力，接受了他的剿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的调停建议。三天以后，蒋介石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和张继陪同陈铭枢乘轮南下。九月二十八日，陈铭枢一行到达香港，立即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等进行会谈。汪精卫等坚持了蒋介石下野和重组中央政府的原则，陈铭枢也拿出了由南京中央执监委通过并由蒋介石核准的方案：如粤方能担负全局之责，即请入京改组政府，蒋介石同意通电下野。

由于蒋介石摆出了一副顾全大局、委屈求全的姿态，陈铭枢的调停使命进行得十分顺利。宁粤双方代表经两次会谈，即达成解决分裂局面的基本方案：南京和广州各发通电，引咎自责；蒋介石下野，重组中央政府。另外，粤方提议陈铭枢负京沪卫戍之责，调十九路军驻防京沪。

九月三十日，南京发表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十

月八日，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向京沪线移防。十月十三日，胡汉民获释。蒋介石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南方政客重新返京铺平了道路。一向恋栈权势的蒋介石，被迫暗中开始做下野的准备。南京很快将重组责任内阁——虚设国民政府，由行政院全面主政。目前，十九路军正在日夜兼程、积极向京沪线调动，汪精卫、孙科等粤方代表已经到达上海。面对这一急骤变化的形势，上海机关下一步如何动作，请将军阁下电示。

大日本帝国陆军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佐

芳子一口气看完了这份冗长的电文。

福岛的一双死鱼眼一直在期待地看着她：

“芳子，你看清楚了么？”

芳子没有作声。

福岛上前一步，认真地说道：“根据上海机关发回的这份情报，目前摆在本部面前的有两个紧急课题——如果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势，那么，由谁主政南京，自然已成为帝国政府和军方关注的焦点，这是其一。第二，京沪地区一向是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要害之地，帝国军方对那里一向特别关注。九·一八事变以来，本部正在加速制订对整个支那的更长远的谋略。我认为，不管哪一天，帝国军方把势力向江南延伸时，上海将首当其冲，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大战！所以，我们必须事先弄清蒋介石调到京沪线上的十九路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为此，本部决定派你立即前往上海，加强那里的谍报工作！”

“叔叔，”芳子一下子激动起来：“无论本部把我派到哪里，芳子甘愿赴汤蹈火！”

“好！你到上海以后，首先要站住脚跟，然后再积极开展工作。除了尽快弄清十九路军的情况、随时掌握这支军队的动态之

外，还有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由你单独执行！”福岛回身迅速地打开密码保险柜，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份印有蓝色字样的绝密档案——日本军界通常称这种档案叫蓝色档案。

福岛把芳子召到办公桌前，从档案中拿出了一张照片。

“芳子，这个人你认识么？”

这是一张略微发黄了的小照，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眉目传神的青年男子。芳子仔细辨认了一番，又默默地摇了摇头。

“这个人就是现在的国民党中常会二号巨头汪精卫！”

“是他！”芳子惊诧地睁大了眼睛。

“是的，这是他年青时候的照片。”

一抹悠远的记忆，一下子又浮上了芳子的心头：那是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二日早晨，专程从日本回国探望父亲的芳子，在旅顺口近郊白玉山中的亲王府父亲的病榻前，芳子看见他的父王拿着报纸，指着“清帝退位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头号新闻，破口大骂汪精卫背信弃义，不仅抛弃了他苦心救其性命的大恩，而且恩将仇报，居然又充当了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的白面相公！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但父王临终前对汪精卫的切齿痛恨，却在她少女时代的心灵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关于父王与汪精卫的那段鲜为人知的私交，在她为日本人充当职业间谍以后，她的义父川岛浪速才告诉她，使她明白了那段历史遗案的真相。对于汪精卫，由于父亲的影响，她一直怀有仇恨的心理。几年来，只要一见到报刊新闻上汪精卫的照片，她总要用剪刀抠瞎他的眼睛。而今天，福岛安正把他年青时候的照片从神秘的蓝色档案中拿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芳子抬起头来，不解地望着福岛安正。

福岛安正又把照片放进了蓝色档案，同时把档案推到芳子的面前：“芳子，这里面还有一首诗。这首诗是二十年前汪精卫出狱的时候写给你父王的。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严密侦寻汪精